

1915年夏,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,在酝酿创办《青年杂志》的同时,仍然协助章太炎组稿、编辑《甲寅》杂志。一日,他在同乡邓以蛰那里看到了一些邓传密(邓以蛰曾祖父)、龚自珍、魏源等人之间交往的信函,借回阅读研究。

陈独秀推崇“睁眼看世界”的魏源和大胆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朽,主张“更法”“改图”的龚自珍等爱国志士,在读他们的信札时,时而赞叹称是,时而摇头不予苟同。还有纠结之处,如:有一封魏源写给龚自珍的信,其中的观点,陈独秀先肯定认同,接着又否定反对,欲罢不能。这是思想的碰撞,文化的冲突,显现于他的人格心理。他决定在1915年7月15日《甲寅》月刊第一卷第七号上把这些信札刊登出来。

该号正式定稿时,选登了这封信内容的一段,如下:

“近闻兄酒席谈论,尚有未能择言者,有未能择人者,夫促膝之言,与广廷异,密友之争,与酬酢异,苟不择地而施,则于明哲保身之义,深恐有关,不但德性之疵而已。承吾兄教爱,不啻手足,故率而诤之。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,不然,结习非一日可改,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。”

陈独秀的性格接近耿直敢言的龚自珍,而不同于温和持重的魏源。关于他“不择言”的故事很多,对朋友、革命同志、文化人,对国际友人,对当局权要及大小政客,等等,直言批评,严厉抨击。他是有意为之,一如春雷霹雳,炸醒一个个奴隶的、保守的、退隐的、锁国的、虚文的、想像

那年,我们家三口去南京旅行,我因喜欢民国风的建筑,便选择住在颐和公馆。公馆入口太多,我们恍然间迷了路,误进了吴叔的宅子。对于贸然闯进的我们,吴叔非但不介意,竟热情地和我们聊起老宅。

吴叔的祖父吴光杰,曾任黄埔军校训练总监,1936年建造了这座德式风格的宅子。宅子呈六角形,历经战乱和历次运动,完好无损。院子里的水表箱,是民国时期的原件,铸有“首都水厂”四个字,微微水光中,泛出历史印迹。客厅中央有幅字,是蒋介石当年为吴叔的祖父吴光杰题写的。

吴叔的祖父为了修建这座宅子,可谓用心良苦,每根木头、每块玻璃和钉子都是精心设计的。吴叔的父亲想知道宅子里有多少块玻璃,数了无数遍,硬是数不出来,后来在东南大学土木设计系的学生和教授的帮助下,才得以算出。宅子里的浴缸,亦是吴叔的祖父漂洋过海,从欧洲运回来的。那年月,隔山隔海海运这个大家伙,可没少费心。

吴叔一家一度曾被迫离开老宅,1980年又得以重新住进来。2006年,有人以天价购买他的宅子,吴叔断然拒绝,朗声说:“无论多少钱,宅子都不会卖!只要我活着,就会一直守着宅子。”

在吴叔眼里,老宅子的一砖一瓦、一根木头、一块玻璃,都是有生命的。修缮房屋时,为了不破坏原结构,吴叔不会多用一根钉子,之前锈化的钉子,他用一块蓝布包好,再装进一个木匣子里,珍藏着。

吴叔坐拥价值连城的宅子,却过着近乎寒酸的日子。他并没有住在老

◆安庆名人谱

陈独秀与“择言”

何诚斌

的大脑及灵魂。

陈独秀曾直言告诉沈尹默,你写的诗很好,字则其俗在骨。俩人成为朋友后,陈独秀还是不顾及面子,提出意见,直抛观点。当沈尹默习字多年,在书坛影响日增,陈独秀仍然称沈尹默的字没什么长进。他在1941年给台静农的信中说:“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,非眼面朋友所可及,然其字外无字,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。存世二王字,献之数种近真,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,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,即刻意学之,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。”

若是真朋友,这看法你要么接受,要么不接受也莫怪。基于此,才可以提升认识,往更高境界呈现与张扬直言的价值。1915年7月1日,《甲寅》出刊前,陈独秀作诗《夜雨狂歌答沈二》,诗云:

“黑云压地地裂口,飞龙倒海势螭蟠。喝日退避雷师吼,两脚踏破九州九。九州器隘聚群丑,灵琐高竦立玉狗。烛龙老死夜深黝,伯强拍手满地走。竹斑未泯帝骨朽,来此浮山去已久。雪峰东奔朝岫嵎,江上狂夫碎白首。笔底寒潮撼星斗,感君意气进君酒。滴血写诗报良友,天雨金粟泣鬼母。黑风吹海绝地纽,羿与康回笑握手。”

我从这首诗中,似乎听到了龚自

珍的思想回响,“罡风力大簸春魂,虎豹沉沉卧九阍”、“九州生气恃风雷,万马齐喑究可哀”“叱起海红帘底月,四厢花影怒于潮”“浩荡离愁白日斜,吟鞭东指即天涯”……

针对邻国国民及国际友人,陈独秀发表意见全然没有委婉之词,观点非常清晰。1919年5月18日,陈独秀“敬告日本国民”:“我要奉劝日本国民,若求日本民族在中国真实的稳健的发展,应当用和平的工商主义,而不应当用强迫的侵略主义。”1924年4月至5月间,泰戈尔在中国举办了30多场的巡回演讲。其中诸多内容与陈独秀的科学、民主思想相抵触,这让陈独秀及“左派”文人十分不满,陈独秀更是火冒三丈,接连写了十几篇文章公开谴责和讽刺泰戈尔,甚至骂他“用错误的言论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想,中国老少‘人妖’已经够多了,真的不少你一个”。

鲁迅理解陈独秀为人不择言,有一颗坦荡赤诚的心,他说:“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,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,大书道:‘内皆武器,来者小心!’但那门却开着的,里面有几支枪,几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着提防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》)

章士钊曾出于对朋友的关心,忠告陈独秀不要因性格刚烈而跌倒:“不

羁之马,奋力驰去,不峻之坂弗上,回头之草不啮,气尽途绝,行同凡马蹄。”

7月15日《甲寅》出刊后的两个月后,1915年9月15日《青年杂志》(后改为《新青年》)在上海创办。陈独秀在发刊词中说:“吾国之社会,其隆盛耶?抑将亡耶?非予之所忍言者。彼陈腐朽败之分子,一听其天然之淘汰,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,与之说短道长,希冀其脱胎换骨也。予所欲涕泣陈词者,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,有以自觉而奋斗耳!”

实际上,纵观陈独秀的人生及文章,他的“不择言”正是士之“直言”,而实际他是有所“择言”的,如对言论泛滥化的反思以及对舆论盲目性的批评,他说:“高论倘能救世,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。”(《卑之无甚高论》)“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,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,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,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,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。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!”(《反抗舆论的勇气》)



◆凡人素描

邂逅吴叔

叶静



小姐妹

佚名 摄

宅的主楼里,而是蜗居在西院的偏宅,和收养的流浪猫狗住在一起,每晚都有几只猫狗爬上床,挨着他睡。吴叔的退休金并不高,每年养猫狗的开支,几乎用去他一半的收入。他宠溺着宝贝,在他看来,这些小家伙都是有灵性的,就如这宅子。他指着小狗墨墨说,它像个调皮的孩子。每日天光微亮,吴叔便带着它走在古城的街道上,不停地对墨墨说:“红灯停,绿灯行,墨墨你要记住了,可别乱跑。”之前有条小狗,十二岁了,某个秋天的夜晚,如常挨着他睡,第二日清晨,渐渐停止了呼

吸。吴叔用一个柔软的毯子,轻轻将它裹好,埋在院子里的一棵桂花树下。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,阳光透过枝桠,漏下暖暖的光。

离开南京后,我写过一篇关于吴叔的文章,收到的稿费有一千多元,我寄给了吴叔,请他给流浪猫狗买些食物。起先,吴叔坚决不要,在我的一再坚持下,他才收下。而后他便要我的地址,我没告诉他,他便又去公馆问,公馆保护客人隐私,也没告诉他,这让他一直心有不妥。

后来,我们又去南京,特意去看

吴叔。吴叔得知我们要来,异常兴奋。先生安排了一家有民国风的餐馆,吴叔一个劲地说:“太贵了!太贵了!”席间他吃得很少,我以为他胃口不好,后来见我们都放下筷子,他才吃起来,一个劲地说不能浪费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突然泛起酸……

饭后,吴叔非要开车带我们去几十公里外的一个景点,说那里人少,风景特别好。我们拗不过他的热情,终于坐上他的车子。说是“飞车”一点不为过,他一路狂飙,完全看不出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,惊得我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。

吴叔俨然成了导游,爬山比我们还快,一路解说景点,我们有些喘,他却气定神闲。我夸吴叔精气神好,他乐呵呵地说:“我就想活到一百岁,可以守着这宅子过百年。”

第二日,我们准备返程,接到吴叔电话,说是到了我们酒店楼下。下楼时,见他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。我们还在犹疑中,他打开行李箱,里面塞满了各种“宝贝”:一堆送给我女儿的书,还有台湾茶叶及许多“珠宝”。我们留下书,其它的坚决不收。但吴叔坚持说,“珠宝”是根据广告买的,虽不值钱,但都是他很喜欢,不收不行。我们实在拗不过,终是收下这一箱“宝贝”。

前些日子,收到吴叔发来的消息,说是病倒了,很严重,正在化疗。看到消息我盯着屏幕半天,眼前一片模糊,不知道该说啥,想了半天只打了几个字:“保重身体!加油!”我转钱过去,让他给自己买点营养品,他拒收了。我低声对先生说,“近期若有空,去南京吧!”先生抬眼望我,什么也没问,只答:“好!”